

散文 第三名 葉映禎 筆名/莫格扉

個人簡介：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葉映禎，高雄左營人。畢業於臺師大物理系、國文系，現就讀於臺大中文所。以文學創作及文學研究為業。作品曾獲打狗鳳邑文學獎、紅樓現代文學獎、書寫高雄散文創作計畫獎助、國藝會文學創作計畫獎助。喜歡楊牧、畢飛宇、格鬥與天文物理。

〈基因剔除果蠅〉

「我每天都在洗腦自己，我現在在做的是一個有意義的研究，而研究對象的基因叫 Brainwashing。沒錯，這個基因的名字就叫『洗腦』。」茹說。質疑自己與自己被質疑相加總，就是茹的一日，茹的一日其實也是人類的一日。茹是我的同性伴侶。

茹還是延畢了一個學期，加上過去的兩年，他也成為生理所碩果僅存的碩三生了。茹的實驗室面向總統府，應該說，茹所待的醫學院面向仁愛路一段，每隔三天兩頭就會有遊行隊伍或造勢人潮自四方樞紐匯集至凱達格蘭大道，模糊的聲響，諸如歡呼、抗議、悲鳴、〈島嶼天光〉等無數聲色，時不時地就在醫學大樓裡的啞黑地帶逡巡，像無心的廣播。

茹說，醫學院以外的聲音都是彩色的，是多過物理學範疇下的一千六百七十七萬色的。茹說這句話的同時，正走到實驗室的解剖檯前。五分鐘前，茹剛做好一批待餵養果蠅幼蟲的食物，此刻，他得接連操作下個例行公事——取出果蠅幼蟲的大腦。

醫學院與醫院以各種長短不一的廊道相連，而醫院又可依地理位置分作東址與西址，西址醫院保留日治時期的建築特色，東址醫院則像數棟淺褐大樓組裝而成的積木作品。是在認識茹以後，我開始頻繁往返東西址醫院。多數時候是為了探班茹、接茹下班，但不乏有些日子，是陪茹初診、複診——低血壓、婦產科、睡眠障礙，以及同志諮詢門診。

沿著西址二樓的西側尾處樓梯上樓、轉兩次彎就是家庭醫學部，那是茹時常回診的地方，我們都熟悉此處的掛號、報到和檢測程序，茹說報到的時間得掐準，如此才有辦法儘早回實驗室生產更多 data。

我苦笑。茹的生命力、精神狀態有時高亢得不可思議，那種高亢像彌留之人的微笑，似乎有什麼物事正在茹的世界裡以超光速斑駁、脫落。「今天去接你下班呢？」茹解剖完三十隻幼蟲大腦了，時間是晚間六點。「不不，我得再做一個學習記憶的實驗，你餓了就先吃飯喔。」

學習記憶的實驗流程我目睹過，那是某次我探班茹，茹向我介紹的他的例行實驗之一。將幾個圓形透明盒的盒蓋打洞，每盒放入三十隻果蠅幼蟲，分作控制

組與實驗組觀察並記錄。盒內的果蠅幼蟲緩慢的移動牠們的乳白身軀，有些動著動著就僵直於半路，為了確保這些實驗用幼蟲還活著，茹每做完一組實驗就得開蓋以工具戳撓幼蟲，試探牠們的氣數。

「那控制組與實驗組差在哪裡？」

「實驗組的幼蟲沒有 Brainwashing 這個基因，我把這個基因剔除了。」

「那做這個學習記憶實驗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想知道沒有洗腦基因的果蠅幼蟲是不是也會失去某部分學習與記憶的能力，甚至變得阿達阿達。」

生物實驗中有個術語叫「Knockout」，指的是一種基因剔除的技術，科學家可將他想關注的標的基因「剪」下來，觀察失去某基因的生物會出現哪些異常行為。

檯面上有三隻幼蟲將自己的乳白身軀蜷縮成米粒一般、四隻正努力朝圓形世界的邊界蠕動，還有其餘六隻，牠們狠狠地巴在盒底，黏滯了，茹又再一次挑撥牠們，還是不動。我好奇地貼近桌面觀察，鼻息薄鋪在透明盒上，不知道盒內的幼蟲是怎麼看待這突來的陰天，牠們也會期待明天嗎？當下失去聲息的幼蟲還會發動牠的身軀只圖一種證明自己還活著的爬行嗎？這裡的每一隻幼蟲都正在半徑五公分大的透明盒裡，似生似死地，完成人類科學家為牠們設定好的命運。茹按下碼表的瞬間，時間現形，萬物附著於由時間孕生而成的後嗣，時間依舊是時間，它還在膨脹著，以科學家未料的餘地蓬勃著。

和茹通完訊息後，我開始著手準備晚餐，是茹喜歡的幾道家常菜：馬鈴薯燉肉、番茄炒蛋、蝦醬高麗菜。其中以料理蝦醬高麗菜的剩物蝦頭與蝦殼與馬鈴薯燉肉的馬鈴薯皮最易招致野生果蠅的覬覦。牠們總在裝有廚餘的塑膠袋周圍低飛環伺。「這隻是你從實驗室帶回來的嗎？」「才不是，實驗室的果蠅才不會那麼黑，那是野生的。」據說野生的果蠅還能分作來自水溝深處的與來自蔬果菜葉表皮上的，實驗用的果蠅一旦離開培養皿、離開實驗室，不出幾分鐘就陣亡。牠們一生活在無塵世界，活在人為條件下。牠們禁不起任何變數。

茹通常會在晚間八點前回到租屋處。我們像異性戀伴侶一樣，會一起下廚、扔垃圾、追劇、買食材與逛超市，我們擁有屬於我們倆的植栽孩子、貓孩子，以及托母親照養的虎尾蘭「小虎」與貓乾兒子「Yoyo」。可是茹還是感覺得出身而為人的扞格之處，比方母女雙方對愛的認知落差，又比如醫學院研究生傻傻獻祭的學術生態。

茹卸下裝有筆電、學長姐碩士論文的後背包後來到廚房，幫忙端菜、洗鍋具，一天即將過去，茹興奮地分享起有關明日的行程，鍋具哐啷哐啷地，茹的聲音也跟著哐啷哐啷。「我們明天要去同志諮詢門診喔。」茹說。「你明天要跟同屆同學拍碩袍照喔。」我回。「啊對！明天好忙，一堆實驗就算了，還得準備後天的meeting。」茹將碩袍攤開，連帶代表醫學院學生的綠色領巾，齊晾於陽臺。

飽食後的茹坐上工作椅，睡前這段時間是茹少數能寫作論文的時段。距離茹的碩士畢業口考只剩四個月不到的準備期，他必須利用實驗以外的時間與心力，精心刻鑿碩士論文。「白天不能寫論文嗎？」「白天是用來高產 data 的，在實驗室寫自己的碩論會被側目。」

茹時常向我抱怨他的碩論題目。

茹原先是做小頭症研究的，老闆見他時處實驗瓶頸，加上這時代，人人都搶著插頭香、發 Paper，老闆便腰斬茹來到這個實驗室後所提出的第三個專題，也就是小頭症。自此茹便投入當時看上去最有機會登期刊的專題，成為洗腦基因研究團隊的一員，負責執行剔除果蠅幼蟲的洗腦基因之實驗。老闆說：「完成某個部分後我就會讓你畢業。」茹成為醫學院研究生後見過太多種情勢，遇到「這種」情勢，也只得答好。茹的抗議落實在他泛紅泛淚的小臉，茹說自己似乎沒有內建生氣的情緒功能，可他會哭，像詩人楊智傑的〈海葬〉一詩中，溫馴的孩子以水槍射了射大海那樣。目前的茹最懼怕兩種人，一種叫母親，一種叫實驗室老闆，他們是大海，而我們尚在我們的世界努力改裝水槍。

茹最初的夢想是成為對臨床醫學有貢獻的科學家。

「阿茲海默症也好還是我後來死透的小頭症研究，這些都跟人類疾病有關。但這個洗腦基因跟人類就沒關係啊，怎麼就變成昆蟲學家。」

「蛤，跟人類沒關係為什麼還要研究？」

「為了點數跟發 paper，所以我們正在硬掰，或者說，催眠自己這個果蠅的洗腦基因跟相對應的人類基因有關。」

「那為什麼不用老鼠做實驗？老鼠是哺乳類呀，果蠅跟人類聽上去沒什麼關係。」

「這就是重點，因為我們實驗室是做果蠅的，所以怎麼扯都得扯出點道理。所以我每天都在催眠自己，這個剔除（knockout）洗腦基因的實驗是有意義的。可笑的是，我們那麼努力在研究果蠅的病徵，卻從未回過頭來研究自己。」

睡前過度用腦產出論文內容的茹往往會在當夜陷入失眠風暴。茹的腦袋無法停止運轉，副交感神經、脊梁、背部肌肉接連失序，茹的一週起碼有三天是瞪大眼睛到天亮的。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我養成了定期到屈臣氏幫茹採買夜醇素的習慣，知名藝人代言的廣告時常伴隨眼前的公車進入我們的時區，「楊丞琳也覺得有效嗎？」、「會不會產生像安眠藥那樣的藥物依賴性？」這類問題也開始與我的日常起了牽絆。赴約同志諮詢門診的這一晚，茹同平時睡前吞了兩錠夜醇素，可依舊失眠，腦海裡安插的一下是茹的母親辱罵他的扭臉：「正常女人就得找個好男人嫁，然後生小孩。你可以去找醫生矯正回來嗎！」一下是老闆扯著粗啞嗓門發出的訴求：「洗腦基因的研究需要人手，你加入我就讓你畢業！」

「我好像不是我，不對，我好像不能是我」

「我真的生病了嗎？」

茹也會有對自己感到疑惑的時候，畢竟茹的母親對她發出的命令——矯正——聽上去像事件的緣由來自某種基因的突變或缺陷。

天亮後的我們像平時去診所赴約那樣，確認掛號順序、診間位置、待釋疑疑惑，像平時懷抱學術理想，躊躇滿志踏進臺大醫院的我們，踏進西址醫院。這天，我緊跟著茹，表面上是以伴侶「陪同」的姿態陪伴著茹，其實，我覺得自己更像是茹內心的隨扈。茹有他不願吐露的憔悴。「不擔心，我好得很，就跟醫生拿張沒有病的診斷證明。」茹說。一個月前我們也來過西址醫院，那回是陪茹到診間聽取關於睡眠障礙的檢查結果：長期睡眠不足、壓力症候群。症狀與症狀之間會相互促動新的症狀，誰因誰果連醫學也未能定奪，是低血壓促發睡眠障礙抑或睡眠障礙促發低血壓，種種的連鎖反應，「很多事，生理學也解釋不清。」茹說。

同志諮詢門診位於精神醫學部。報到後，我和茹在等候區等待叫號。診間外有思覺失調的、有更年期憂鬱的，有各種認為自己病的，或未病的。我不知道癡態的心眼所看出去的世界是什麼模樣。未病的我們只圖一張未病的證明。

「怎麼了，請說。」徐醫師禮貌性地向我們點頭示意後即切入正題。

「我媽覺得我有病，所以我們想請您幫忙開診斷證明。」茹答。

「可是，同性戀是正常現象，不用開診斷證明，頂多是幫您開了之後，特別標註『LGBTQ 是正常的性傾向』這樣一段文字。」徐醫師說。

茹等來了由身心科醫師雙手遞給他的診斷證明，可茹並沒有顯得比較開心，反而陷入短暫的沉默。「有了這張紙好像也沒什麼用，我媽說不定會不相信醫生說的話，還是認為我不正常。」茹悻悻地說，同時也惦念著當日已排定的例行實驗與碩袍的拍攝：「我要回實驗室了，繼續解剖果蠅幼蟲的大腦。希望下午會出太陽，這樣醫學院的綠色領巾拍起來才會漂亮、有生氣。」陪茹走回東址、實驗室的途中我想起藝術家楊英風的畫作〈太空蛋〉。太空蛋是由許多泡狀小宇宙連結、蔓生而成的大宇宙。茹見到那幅作品的當下掀起了嘴，高喊：「那是果蠅幼蟲！」茹形容太空蛋像是果蠅幼蟲在某種螢光試劑下以高階顯微鏡所拍攝出的影像。

「張家的最近可能在趕發表，看他們連假也來。」某家的，在走廊八卦。

每間實驗室的門口都掛有「某某老師」的名牌，「陳」老師主導的實驗室就叫「陳家」，屬於這間實驗室的學生就叫「陳家的」。「聽說張家的很操。」「張家的老師脾氣很易燃，昨天又在吼學生了。」我看向張家，看向茹。「馬的，第一作者又不是我。」茹的學長對解剖檯上的果蠅幼蟲吼了一聲，鑷子在桌面彈跳、

木凳在地面暴躁。茹也在解剖檯前了，準備解剖果蠅幼蟲的大腦。我沒來得及關心茹在診間時一些未說的話。離去前，茹給了我微笑，像是在說：「這或許是我唯一沒病的一次。」

=====

評語

李欣倫老師：

作者以流暢且飽含詩意的敘事，描述與伴侶茹看診的經驗，以及茹在實驗室裡觀察果蠅的行為，兩者之間具有巧妙的連結，進而呈現了家人對同志的看法，和實驗室充滿張力的師生關係，事件相互呼應，可見作者善於說故事的能力。